征稿: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系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韓信的裂土抉擇

趙浩平

淮陰城的石板路，青苔斑駁，深深淺淺的紋路裡，依稀印著韓信當年踏過的痕跡。這日，茶館內的說書人將醒木一拍，繪聲繪色地講起韓信的故事，忽而茶客們就「韓信是否該裂土分疆」吵嚷起來，面紅耳赤，唾沫橫飛。

彼時，天下局勢危如累卵。項羽殘部蜷縮在九里山，劉邦困守成皋，雙方糧草竭盡，士氣低靡。蒯徹身著葛袍，長袖一揮，手指輿圖，聲嘶力竭勸韓信裂土稱王，言此乃天賜良機，稍縱即逝。

韓信卻陷入沉思，漂母施粥時那佈滿老繭的雙手，熱粥入喉的溫暖；石橋之上，胯下受辱時眾人哄笑，如芒在背的屈辱，一一在腦海閃現。

裂土稱王？他從未有過這般念頭。

夜幕低垂，韓信獨自登上城樓。極目遠眺，項羽營中火光微弱，如將熄的殘螢，在寒風中搖曳不定；劉邦營壘處炊煙裊裊，似飄渺雲縷，卻難掩其中困頓。他下意識摩挲著懷中劉邦所賜的玉玨，溫潤觸感下，卻覺心口似被重石所壓，隱隱作痛。

驟然，急報傳來，黃河決堤，三十里營盤瞬間化作汪洋。韓信大驚，手中玉玨「啪」地墜地，碎成兩半，一半鐫著「忠」字，一半刻著「義」字，似命運無情的宣判。

後來，未央宮中，燭火搖曳，劉邦醉眼朦朧，舉杯提及裂土舊事，言語間似有試探之意。韓信神色肅穆，緩緩解下腰間佩劍，置于案上，聲若洪鐘：「陛下，臣之忠義，天地可鑒，裂土之念，從未有過！」

然，帝王心術難測。不久，韓信被囚于鐘室，鐵窗冰冷，鎖盡一世榮光。寒刃抵頸，冰涼的觸感讓他渾身一顫。漂母施粥的慈愛、胯下受辱的隱忍，如走馬燈般在眼前閃過，最終化作一聲悠長的喟歎，消散在陰冷的空氣中。

三百年後，淮陰城的茶館依舊熱鬧。茶客們圍坐一處，談及韓信，無不歎息：兔死狗烹，昔日霸業終成荒丘，黃土一抔，繁華盡散。

這時，打魚後生挑著魚簍進來，聽聞眾人議論，咧嘴笑道：「若韓將軍裂土稱王，楚漢齊三足鼎立，三方為逐鹿問鼎，定會窮兵黷武、連年征伐。屆時，百姓流離失所，家破人亡，田園荒蕪，天下永無寧日矣！」言罷，他挑起魚簍，哼著小曲離去，只留下茶客們面面相覷，若有所思。

窗外，淮河靜靜流淌，波光瀲灩，似在為這千年往事低吟淺唱。

竹籠雅韻

張鈺杰

蒸作，是人們喜愛的烹飪方式，中華的美食文化史，就是一部煙霧繚繞的「蒸」文化史。蒸具至關重要，蒸籠為蒸汽美食的載體，材質款式繁多。今人常用電蒸鍋，然在廣東廚師的「蒸」功夫中，竹製蒸籠為佳，尤其是羅定泗綸所產竹蒸籠，備受廣東廚師青睞。

泗綸鎮，位于羅定市西部，唐代即為鎮南縣地，歷來是羅定市西部經濟、文化、交通、集市中心。此地素有製作竹木蒸籠的傳統，街道兩旁，家家戶戶忙于編織，已成尋常之景。相傳清朝嘉慶年間，當地人因炊具缺乏，便用竹編織蒸籠蒸煮食物，余品用作交易，供不應求，漸多居民以做蒸籠為生，挑至市集售于食館茶樓。

歲月沉澱，幾經風雅，僅二百年間，泗綸蒸籠聲名遠揚，從自給自足至銷往全國各地。若步入古鎮，竹製品隨處可見，尤其那一屜屜竹蒸籠，真可謂「鋪天蓋地」。然，泗綸鎮所產竹蒸籠，究竟有何過人之處？

蒸，水與火之完美交融。食材入屜，蒸汽攜高溫使其成熟軟嫩，同時令食物與調料之香氣充分融合。用泗綸蒸籠炊蒸食物，蒸汽升騰，層層包裹，既保留菜餚原汁原味，又留特有竹木清香，絲絲縷縷，濃淡相宜。當地美食「魚躍籠門」，蒸制時以荷葉鋪底，放剁好之五花肉與整片黃花魚，長時間加熱後，荷葉、蒸籠清香融于菜餚。菜一出籠，未上桌便芬芳四溢。

蒸籠製作乃古老手工藝，外觀平凡之竹蒸籠，製作過程蘊含智慧。代代傳承中，泗綸蒸籠已形成成熟生產技藝，包括十幾道工序，……每步需經手工認真考究，非隨性而為，鋒有利，竹有紋，削法與走向皆需遵從規律。因竹有軟硬厚薄之分，為保證竹片削得直且均勻，蒸籠品質更佳，常需師傅依竹之特性手工製作，不可機器批量生產，尺度皆在編織者心裡。

一屜好蒸籠，選材最為關鍵。泗綸蒸籠以三至五年羅竹為原料，隨「卡卡卡」清脆響聲，破竹林幽靜，歷經「雨洗娟娟淨，風吹細細香」之竹躺進「古色古香」手工作坊。接著，去枝葉，鋸成所需長度，破開、裁好，火上烘烤，使其具良好柔韌性。曬乾後，始編織竹蒸籠主要環節，制外坯、打竹釘、編籠底，將竹片捲成圓形做蒸籠外圈，穿孔打竹釘固定，裝入籠橋，片刻間蒸籠製成。聽工具摩擦嘈雜聲，看師傅忙前忙後身影，真如在欣賞藝術大作。

品泗綸蒸籠真滋味，需懂內裡乾坤。蒸籠分大、中、小號，或大或小之竹蒸籠，如為美味增色之「秘方」。孕育于河海交匯、山水相連之嶺南文化，不乏以「蒸」為主打烹法之食尚。街角巷尾，路邊門店，「大包籠」裡「熱火朝天」之餐點，乃趕早人光顧之常客；輕揭蓋子，見蒸屜冒出團團霧氣，隨之買賣聲窸窣，匆忙有序，一天忙碌始。或點一壺熱茶，一籠晶瑩蝦餃，一個白胖叉燒包，以熱氣騰騰之食撩撥沉睡之胃……清茶淡話，柔聲細語裡，生活苦澀考驗似皆在盞茶淺抿與細嚼慢咽中化為浮雲。此乃嶺南人集體記憶，亦每日街頭巷尾的日常生活。

歲月流轉，今蒸籠市場已為金屬器物天下，然泗綸蒸籠仍保持舊貌，以小小身軀蒸出人間美味，為泗綸人留消磨時光憩息之所，靜靜承載往事，溫暖平凡你我。蒸籠裡香氣，既是味蕾狂歡，亦是心靈慰藉，一件件熱氣繚繞的竹蒸籠，承載著歲月的記憶，散發著人間的溫情。

樹葉和莊稼是村莊的模樣

劉太義

樹葉和莊稼的模樣，就是一個村莊的模樣。儘管風吹舊了院牆，雲壓彎了枝稍，村莊依然扎根在大地的腹部，緊緊護衛著她懷抱裡的一切，包括我們。陽光越明亮，她就越清晰，風雪越肆虐，她就越堅韌。村莊在一個地方待久了，她就有了根。在村子裡，還有什麼東西沒有根呢？樹和莊稼的根，屋基和炊煙的根，人與牲畜的根……

我們有時候也會離開相依為命的村莊，出去尋找各自的遠方。無論遠方的遊子是落寞還是風光，等他再回轉來的時候，村莊仍然靜靜地站在原地。她怕遊子找不到歸途，倦鳥找不到舊巢。村莊對每一個人都不厚此薄彼，不會因一個人富裕就多給他一縷風，一個人貧窮就少送他一滴雨。

村裡的人和混跡于此的雞狗貓鴨，有序虔誠、一絲不苟地恪守著繁衍大任，接續著村莊的交錯悲欣。所有關乎愛恨和興衰的起初，都是村莊的骨骼和肌肉。

在眾多成員裡，人是被村莊寵溺的孩子。而那些植物和動物，那些流浪的風和沉默寡言的泥土，才是一個村莊的代言。

村莊把一切零零碎碎都寫進一步屬於自己的編年史，人們認為的小事，村莊都當成大事，春綠夏榮，秋收冬藏，一樣也馬虎不得。村莊把一部編年史鐫刻在樹的紋理裡，于是，那些上了年紀的老槐樹、老榆樹、老柳樹，都以年輪的形式，小心翼翼地把村莊的舊事包起來。

人的皺紋，樹的紋理，土地的水脈緊緊相連，成為一個村莊的基本脈絡。與此相關的，還有螞蟻的軌跡、飛鳥的翅翼、牲畜的蹄印以及風的歸去來兮。從第一間房子建起，村莊就有了雛形，第一棵樹栽上，村莊就紮了根。第一縷炊煙升起的時候，村莊就有了屬於自己的一朵雲彩。

我們的祖先，從風那裡索取了種子，從小鳥那裡學會了耕種，以上天為父，土地為母，四季為兄弟，以家族的形式聚集于此，以血緣的形式捆綁于此。他們把那些賴以生存的籽粒稱之為「谷」，賴以為助的果實為「果」，賴以為充的根莖葉為「菜」，我們勤勞而智慧的祖先，統稱這些高貴的植物為「糧食」。

那些村莊的創始者，以及村莊的延續者，以最大的虔誠，最高的禮儀，對這些植物動力膜拜，以感激它們用自己的血肉養活著人類。為了表達足夠的感恩，每一個被村莊養活過的人，都稱她為「母親」。

一個村莊的根扎得越深，她的炊煙越穩健。每一個小孩，都能從飄在炊煙之上的呼喚聲，分辨出自己母親的聲音。每一縷炊煙的下面，必定是一個母親被灶火映紅了的臉龐。

行萬里路：奧雷·伯曼騎行手記對和平的感悟

中新社上海5月11日電　題：作者　李姝徵　周孫榆

「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。」一句中國古諺，卻恰如其分地概括了荷蘭學者奧雷·伯曼（Ole Bouman）的經歷。

作為一名歷史學家、作家、城市設計和建築策展人，2024年2月，同濟大學外籍教授奧雷·伯曼騎上自行車，從阿姆斯特丹出發，途經維也納、伊斯坦布爾、德黑蘭、烏魯木齊、洛陽等多個城市，歷經156天，橫跨10756公里。同年7月，他最終抵達上海。

為了理解「東方」的蘊意，奧雷·伯曼沿著絲綢之路，踏上屬於自己的「東遊記」。而後，他強烈地意識到：需要基于這段經歷寫下一本書，來分享這份理解，「特別是在這個誤解加深、分歧加劇的時代。」

近日，奧雷·伯曼的騎行手記即將完稿。在接受中新社「東西問」獨家專訪時，奧雷·伯曼說：「我希望這本書為有意維護世界和平的人帶去啟發」。

萬里路後一卷書

當奧雷·伯曼在電腦上敲下書稿的第一個字時，他發現自己正「重蹈覆轍」——每天在空白文檔裡掙扎，比騎行萬里更煎熬。寫作的孤獨遠超騎行，祗有光標在屏幕上無休止地閃爍。「我並非天生擅長寫作，這簡直是場戰鬥。」奧雷·伯曼坦言。

在孤獨、挫敗和焦慮中，奧雷·伯曼堅持在寫作之路上緩行，一如他一路向東的旅途。

當世界已習慣科技賦予的「加速度」，奧雷·伯曼為何仍堅持以車輪和文字，去丈量文明的褶皺？

「和平需要對話，而真正的對話需要掙脫時代的『加速度』。」人類要真正地理解他者文明，需要以血肉之軀的溫度去融化偏見的冰層。「而這注定不會太快。」奧雷·伯曼說。

「人類需要攜手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挑戰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更是能瞬間毀滅文明，」在奧雷·伯曼看來，當今的世界比以往更需要合作而非對抗，為理解他者所作出的每一分努力，都彌足珍貴。

「我不是『中國迷』」

在寫作中，奧雷·伯曼也試圖探討自己與中國的「羈絆」。

2005年，他初次飛往中國，其後數年間，奧雷·伯曼舉辦了他在中國的第一次講座、第一場展覽。2015年，奧雷·伯曼選擇長期留在中國。十年來，他先後擔任第五屆深港城市/建築雙城雙年展創意總監，改造老玻璃廠房，建立新博物館，又受邀成為同濟大學的外籍教授。「某種難以名狀的引力始終存在。」奧雷·伯曼說。

「我不願被簡單歸類為『中國迷』，這個詞太輕飄了。中國並不是一個足球俱樂部。」與中國長達十年的「對話」讓奧雷·伯曼意識到：真正的文化探索需要經歷睏頓，而挫折恰恰構成了認知的厚度。

在數字技術空前發達的當下，對他者文化的接觸越便利，越容易陷入淺嘗輒止的幻覺。在奧雷·伯曼看來，真正的文化自覺，不在于固守或拋棄，而在于保持對惰性的清醒認知，並持續不斷地克服懶惰。

少有人走的路，卻有獨特的風景。

2024年3月，在抵達伊斯坦布爾前幾小時，奧雷·伯曼在馬爾馬拉海邊見到一尊巨型雕像——那是土耳其作家亞沙爾·凱末爾（Yashar Kemal）。

亞沙爾·凱末爾窮盡一生心血在文學疆域構築橋樑——橫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思想鋼索，串聯安納托利亞高原與歐洲大陸的文明棧道，縫合土耳其與庫爾德民族間的歷史裂隙。

在凜冽的寒風中，奧雷·伯曼望向亞沙爾·凱末爾的雕像。「他因倡導對話而飽受誤解，正如我騎行六個月欲促進與東方的對話，卻發現許多人寧願秉持爭議性議程，因為『理解』無益于利益爭奪。」奧雷·伯曼說。

對話歷史與當下

沿著絲綢之路騎行，在奧雷·伯曼看來，他旅途中的每一天，都在與不同文化、不同地區的歷史與當下對話。

書寫過程中，途中許多場景隨著奧雷·伯曼背景知識的豐富而被發掘出更多含義，這場漫長的對話也更顯韻味悠長。

回溯遊覽嘉峪關的經歷，奧雷·伯曼感覺有些過于「熱鬧」了：城牆上擠擠挨挨的遊客、兜售各色旅遊紀念品的攤位，甚至還有身著明代鎧甲的「關長」……奧雷·伯曼轉身遠望另一側——遠處戈壁殘存的沙丘中，矗立著一座工廠。

他遠眺向廠房煙囪時，虛構的歷史圖景突然與當代中國產生了連接：正是這些日夜運轉的工廠，才支撐起打造這片「古代文化景觀」的可能。「要建博物館，先得建工廠——這何嘗不是中國發展邏輯的縮影？先完成現代化的『奇跡』，才能培育出擁有度假需求的中國消費群體。」奧雷·伯曼說。

在西寧，奧雷·伯曼跟著一個提著兩個鳥籠的老人走了10分鐘。「等紅綠燈時，他小心翼翼查看鳥兒的模樣，那種對愛寵的珍視與自豪，瞬間讓市井街角變成了屬於他的完整『小世界』。」這一幕在奧雷·伯曼眼中，超越了文化差異，也超越了時空，「當我們學會為一個陌生人的鳥籠停留，和平就有了最小的計量單位」。

當遊客散盡，奧雷·伯曼品味了在敦煌的獨處時刻。「我夜行莫高窟，唯聞風聲鳥鳴與千年佛窟相對。」奧雷·伯曼說，在那一刻，他既能感知歷代僧侶修行時的寧靜，又能洞見人類追求美好生活的共性——無論是留下壁畫的畫師，提著鳥籠的老人，還是戈壁灘工廠裡的工人，都在以自己的方式編織生命的意義。

西出陽關有知己

決意遠行，也許需要一些「莫愁前路無知己」的達觀。

旅途中「知己式」的共鳴，不僅是奧雷·伯曼與不同文化背景人們的善意互動，更是一種穿越時空，與古代旅人的「心意相通」。

在敦煌，奧雷·伯曼深入戈壁，去見證漢朝邊疆的遺跡——逶迤的長城與三座雄關交匯——酒泉、玉門關、陽關，歷經近兩千年風霜，依舊巍然。

「站在陽關前，我立刻想起了王維的《送元二使安西》。」奧雷·伯曼輕輕吟誦，「渭城朝雨浥輕塵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勸君更盡一杯酒，西出陽關無故人。」

詩句驚人的寫實。「那是一種壓倒性的孤寂，黃褐色無垠的蒼涼，風在斷壁殘垣間呼嘯的銳響。」奧雷·伯曼說，時空彷彿在此凝固，兩千年未改顏色。

沿著曾經的邊境線西望，奧雷·伯曼突然深切體會到絲路旅人踏入未知時的心境：一旦西出關隘，便墜入無垠荒蕪。

「但更深的頓悟隨即擊中我：原來我的旅程同樣壯闊。」

從阿姆斯特丹出發，奧雷·伯曼一路向東，穿越無數邊界：有形的、無形的；歷史的、文化的。他多少次抵達目力所及的遠方，眼前再度昇起新的地平線——每次抵達都意味著更遼闊的啟程。

唐代玄奘西行求法入陽關曬經，漢代張騫兩次出使西域，更有數千年間無數往來遠行于絲綢之路上的旅人……在陽關前，奧雷·伯曼幻想著這一串串腳印、一幕幕歷史，「若他們有知，或許亦會生出『西出陽關有知己』的感慨」。

「我甚至幻想著與那些準備啟程的古代旅人對話，告訴他們：陽關之外雖有胡沙與塞塵，也有無數善意的面孔。」奧雷·伯曼說。